

南乡一剪梅 赠大师毛伟

■都烨

银钗铁钩情，便教丹青著帝京。淡抹浓妆多称意，工也毛兄，写也毛兄。

曾忆豫东行，怒发钟馗鬼府惊，义胆侠肝聆笑语，人过留名，君过留名。

（毛伟，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，中国美协会会员。）



诗二首

■翟公印

希望

希望
是套在牛背上的缰绳
拉着雪亮的犁耙
开垦岁月
耕耘时光

希望
是展在苍穹中的翅膀
托着心灵的向往
穿越云层
飞进天堂

希望
更是用生命仰攀的绿藤
缀满的小花
绽放时
是一种收获
凋谢了
也是一种收获

雪莲

天 为盖
山 为铺
雪原
是你熟睡的摇篮
石隙间
潜滋暗长
严寒中
傲骨凛然
用有声的脚步
丈量生命之颠
那厚厚的茫茫皑雪
岂不是你积存千年的心愿

时世变迁
星移斗转
你可曾知道
有那么一抹着装的绿
默默地守在边疆
守在你身边
如你泛红的笑靥
灿烂

《铁水牛》投稿邮箱：
zkwbwj@163.com

■小说

捡漏

■邵远庆

杨森是位收藏高手。杨森搞收藏，起步比较早，藏品种类也比较多，瓷器、玉器、铜器、字画一应俱全。当然，杨森在选择藏品上还是有侧重点的，他最喜欢的是瓷，再准确些是青花瓷。

青花瓷种类繁多，什么唐青花、宋青花、元青花、明清青花；什么斗彩瓷、粉彩瓷、秘色瓷、玲珑瓷、影青瓷；什么平等青、苏泥麻青、石子青、回青等等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杨森都了如指掌。

杨森现存的藏品中，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从朋友那里得来的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些朋友大多都是文物贩子，一个个比猴子都精明，他们所出手的东西，不知道辗转了多少人的手。这种渠道得来的藏品，虽然在真伪程度上少了几许风险，但是从收藏价值来讲，利润空间也是相当的微薄。一件藏品即使看不走眼的话，想从中间谋取很大的利益也是难上加难。

相对来说，杨森倒是更喜欢捡漏。闲暇之余，杨森总爱骑上一辆旧自行车，慢慢悠悠地在乡下转悠，说是欣赏乡间旖旎无限的田园风光，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打自己的小算盘，就是看能不能从这些农家小院淘到宝。从这里弄到的玩意儿，大都出自“生坑”，也就是刚从地下挖出来不久，还未曾被人识过的东西。杨森很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越是遇到好东西，他首先表现出的，越是冷淡和平静。

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迷惑对方，让这些所谓的宝贝，在主人眼里变得如同鸡肋一般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一旦卖主对这些东西失去信心和兴趣，他再顺手牵羊，随意抛上几个小钱，几乎跟白捡的差不多，一件好东西就算到手了。

最让杨森得意的是，年初一次他在陈州城郊转悠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名叫吴力道的年轻人。这个吴力道非常精明，先是拿出一件很平常的青花碗试探他。打了多年的猎，还能不知道猎物的习性？杨森一下子就看穿了吴力道的心计，因此故意出了个高价。吴力道很高兴，也不卖青花碗了，转手又拿出一个铜镜。这是件地道的唐代飞天镜，因年代久远，正面已经锈迹斑斑，像一个烤糊的烧饼，背面是两个长袖善舞的宫女，一左一右，仿佛正飘飘欲飞。捧着铜镜，杨森内心一阵狂喜。他知道，像这样的物件，虽然是民间的，但存量极少，按照眼下市场行情，最起码也要5万以上。

吴力道满以为杨森会出大价钱，没想他只是反过来倒过去看了几眼，随即又还给了吴力道，并且还送他几个字：“贵贱不要！”很显然，铜镜有问题。在此之前，吴力道曾经找多人进行鉴定，有人说是真品，也有说赝品的。

吴力道的心情一下子坏到了极点。最后，吴力道咬咬牙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：“反正我也是捡来的，你看着给

个价吧。”

杨森装出一副起身要走的样子：“好！我就大闺女摸黑路，冒险一次。给你1000块钱，同意我就捎着，不同意咱拉倒。”

吴力道摆摆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拿去吧。”

一个毫不起眼的铜镜，让杨森转手净赚了5万。铜镜出手那天，杨森高兴，特意在酒店备上一桌酒菜，款待了很多道上的朋友。

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收藏界广为流传的佳话。

这天，杨森闲着没事干，依然骑着自行车出去溜达。鬼使神差般的，他又来到上次撞见吴力道的地方。他仍抱着幻想，希望能再次见到吴力道，好从他手里弄点有价值的东西。但是，来这里很多次，他都没见着吴力道。吴力道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一般。

正徘徊着，杨森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地方有处工地，一群工人正围着一台挖掘机争吵不休。出于好奇，杨森走了过去。

很快，杨森就明白了他们争吵的原因。施工当中，挖掘机挖到一个破坛子，坛子虽然烂了，但里面还藏着个晶莹剔透的瓷盘。司机说瓷盘是他挖出来的，所以想独吞，民工们却不答应，故而争吵起来。

接过瓷盘一看，杨森的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。瓷盘釉面青碧，晶莹润

泽，犹如湖面一般清澈碧绿——品相如此完美的“秘色”青花瓷盘能在这地方出现，实属罕见。“秘色瓷”是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，从配方、制坯、上釉到烧造，整套工艺都秘不外传，所以称“秘色瓷”。这样的宝贝，不说是无价之宝，身价至少在百万以上。

杨森想以息事宁人为借口，随意掏几个小钱打发他们，然而，民工们并不买账，你一句东我一句西地漫天要价，有说1万的，有说5万的，有说10万的。还有个民工，干脆摸出手机，要给文物局打电话。

杨森一看这架势，慌忙制止：“文物局的一来，东西肯定没收，最多奖励个万儿八千的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怎么分啊？”

民工们没了主意。杨森干脆快刀斩乱麻：“这样吧，按照你们说的最高价，我出10万。你们看行不行？行的话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如果不行，你们该找谁就找谁。”

一下子给这么多钱，民工们当然欢喜不尽。杨森也生怕再节外生枝，付完钱揣上东西匆匆离去。

回到家，杨森来不及喘口气，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宝贝欣赏。东西一亮出来，杨森顿时傻了眼，原本好好的秘色青花瓷盘，什么时间失去光彩了呢？是自己看走了眼，还是被人偷偷调了包？汗水顺着杨森的脸颊往下淌。

杨森破例没骑那辆自行车，而是出门叫上一辆面的，匆匆去了工地。

到地方一看，哪还有什么工地？挖掘机都开走了，只剩下几个民工蹲在那里议论不休。杨森有些气急败坏：“工地呢？老板呢？挖掘机呢？”“我们和挖掘机都是一个姓吴的老板临时雇来的……”

杨森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在地。

■小说

墩子

■王科军

墩子怕老婆在县供电公司是出了名的，谁都知道。

别看墩子的老婆家务做得不怎么样，但很厉害。不管是公司领导还是朋友去墩子家，墩子老婆见了跟没见一样，背背脸，跟谁也不打招呼，把墩子弄得很不舒服。墩子家的亲戚去了，那就加个“更”字了，就是墩子爹娘也没有一个人能在儿子家吃碗饭。

墩子娘见墩子一个人时，总对墩子说：“墩子，她不待见咱也就算了，你难道一辈子要受她的窝囊气？真不中，就跟她离了！”这事墩子也想过，他是怕人家说闲话，怕委屈了儿子琼琼。

墩子每天忍受着，要不这样，就得受老婆的埋怨。墩子想，凑合着过吧。

秋天，墩子娘吃不下饭，去医院一检查，说是胃癌，得赶紧手术。墩子爹娘靠捡破烂为生，墩子的弟弟还在上学，墩子作为老大得往外掏钱。墩子去跟老婆讲。老婆铁青着脸：“我没钱！你想咋着咋着！”墩子每月的工资都交给老婆了，手里没钱，墩子就去借。别人相信墩子，可不相信他老婆，要把钱借给了墩子，他啥时能还上？

墩子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，喝了酒，躺在床上“呜呜”哭了。墩子用手“啪啪”扇自己的脸：“娘，儿子对不起你，儿没钱给您看病！”

一天，墩子去见娘，给娘一万块钱，要娘去住院。娘问墩子：“墩子，这看病的钱你媳妇知道不知道？”墩子说：“这回是她说给的。”

后来，墩子的助理会计被免了，还开除了公职，判了刑。墩子贪污一万块钱。

娘的病本来好了些，一听说这事，当时就昏死过去。娘醒后，掉泪了。墩子临走那天，娘对墩子说：“孩子，就是叫我病死，你也不能拿公家的钱啊！”娘搂着墩子哭了：“都怨我这个病，把你逼成了这样啊……”

墩子泪流满面，拉着娘的手说：“不怨，谁都不怨，都怨我……”



郊外村舍

霍平 摄

■散文

故乡的落日

■朱国杰

故乡在豫东平原。小雪节气刚过十天，天气格外晴好，下午在家无事，独自骑着摩托车来到村东公路旁，享受故乡的落日。

日暮的太阳斜挂村庄的上空，空中没有一丝云彩，阳光斜射在农家的琉璃瓦上，照射在青青的麦苗上。路旁白杨树的影子被斜阳拉得老长老长，一片片枯黄的叶子在微风中飒飒作响。杨树上几只喜鹊叽叽喳喳地欢闹着，时不时有田鼠从地洞里探出头来。太阳已挂在树梢。挂在树梢

的太阳是金灿灿的，苍茫中透射着金色。什么天空呀、村落呀、树木呀、小河呀都金灿灿的。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我骑着摩托车村前村后地跑，兴奋地追赶着故乡的落日，用相机挽留着即将逝去的斜阳，拍下了夕阳下人们用心血和汗水为建造的一幢幢小楼房。村南地头的老柳树虽几经风霜洗礼，微风吹拂下仍颤悠悠地卖弄着婀娜的枝条，为夕照下的故乡增加了几分姿色。我欣赏着眼前景象，

惊异于大自然的神妙之笔了。

转眼间，太阳红得似燃烧的火焰。渐渐的，火红的圆球慢慢变暗，一点一点落入了天边的树林。不远处，大杨树上的喜鹊已不再叫，风一样向村庄飞去。出门劳作的人们迈着急匆匆的脚步，刚放学的孩子三五成群地追逐嬉闹着，朝着回家的路。

今天，夕阳的沉落代表着一个冬日的结束，同时它也积蓄着来日朝阳的能量。明天，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朝阳即将升起，我期待着。